



續吳先賢讚卷之八

沛國劉鳳子威撰

儒林

陳繼

陳繼嗣初祖微本湓城人從婦父江承相來
吳父惟允僞吳時客潘元明所矜伉專已王
行輩皆望塵走事之良謹騎而呼止仲隨吾
來何自喜也後允死家破母吳操節育長之
遺書尚出萬卷遂從止仲學又遊於俞貞木

時經術頗廢乃獨稱說先王有所論說不敢
立異而於箋疏畧皆通究釋其滯人稱陳五
經他書亦多淹誦爲文有思致楊文貞見而
善之薦於仁廟召見授博士適開弘文閣詳
延文學訪咨治道俾學士溥侍講璉及繼領
焉宣德初預撰

兩朝史進官力辭又踰年乃得歸乞言者多詰
之旣老已厭苦後王學士淮來與登城望因
見其二子請焉雖疆應之思不屬甚病之遂

戒不爲故所交復從之乞謝不能忿曰彼學
士貴耶當爲之何窮交之與有迺不得已操
觚病遂不支蓋其文潔嚴固當需緩然蹇躓
由才不逮耶其天性篤淳履道簡方蔚有儒
行聞之故老云初有司上其節孝事使御史
廉之則方隨母抱甕行灌偃僕甚恭色若爲
樹藝娛親者頃母入以壺漿來繼趨而前奉
以進母嚼之乃拜而飲御史亟以聞

上尤嗟異以爲有禮所著集曰怡菴子五人寬

完皆有文

徐達左

徐達左良夫元季時家故饒財好讀書鄱陽邵弘道善爲易從受之又受書於董仲仁喜與諸儒論難益求其說時兵革方息學者尙寡達左教授於鄉多所開誘洪武初守臣得辟署東毆守仁辟爲文學博士凡六年卒嘗著顏孟四子書同時有林大同亦力學博通經傳時尚未專用朱熹氏學故疏義存者家

有之被薦爲博士大梁以病予告永樂間再徵不就所著有易義奧

錢更生

錢更生者常熟人少戇治經術篤信之洪武中應辟至中書見宰相不拜問之對以未見天子故不敢先禮焉守事久之不得召會有

詔祭元幼主各爲之辭進更生所撰大契

上旨卽召對欲官之謝病免歸卒初名沂以事見法子迪代故易焉其所爲經亦不專宋儒

續通志卷八
也。至魯孫昕。官布政。楚有廉名。

呂昭

呂昭克明崑山人。以經明薦。授掌故。徐長於學問。敦行不苟。慨然有當世意。嘗上書言事。稱

旨。改尉浦城。故山谿間少耕植。昭躬勸課。遂以豐穰。遷守沁州。不能治裝。有老父持金贖者。峻却之。然行未半道。資費竭。盡質衣。猶不能賃舟車。路出徐。故所受經弟子。憐其寒。共進

一表買驢載之。官。子旦既從進士。遺書厲之。廉乃亦有父性。按河南以不合去。後起爲郡理。迄罷無所侵。居嘗環堵不蔽。不以窶爲念。歿不能喪。魏公驥賙之。始克殮。

殷奎

殷奎孝章。其先自華亭徙崑。授春秋義。楊維禎所。洪武初。以秀才異等聞。太常籍。奏試通一藝。遂請諸能稱者。官文學掌故。因乞近地。見忤。調咸陽。卽盡節。所守教諸弟子。文義甚

美獨念其母不置竟鬱鬱死諸弟子私謚文懿先生奎爲文爾雅深厚不爲浮誇學亦頗究通天人分際所著書甚衆若咸陽志關中名勝集陝西圖經支離藁等二第壁孝連箕孝揚俱經明薦奎卒壁徒步千里以其喪歸箕舉秀才試守僉事

秦約

秦約文仲本淮安人宋直龍圖閣觀之後再徙之崑父玉學爲儒有高行約至正間官博

士洪武初召對拜侍郎禮部以母老辭歸後復以束帛徵上封事乞重儒術廣教化之意又令守相考上各爲書上之省以訪咨治民術授文學溧陽吳沉薦約舊儒宜置之側得盡啓沃在溧陽久之乞歸卒約爲文原本經義貢師秦極重之所著推海集及他書有傳者

周南老

周南老正道在元季以薦爲文學掌故當塗

又檄爲吳縣功曹。按獄能得其隱。詣闕上書。陳六事進省掾。

國初徵赴太常議禮。放還嘗集易傳說禮舉要。子敏亦以明經薦。

顧巽

顧巽順中長洲人。永樂間以易教授於鄉。自巽始時方統一經傳。崇道德成就教化。除去異議。輒以非聖罪之。靡然嚮風。其弟子賀廉。孔友諒。顧詢。以易在文學高等。而巽子睢。睢

子餘慶皆能傳其學。起家爲郎。

陳頎

陳頎永之長洲人。言春秋於景泰間。受業者甚衆。薦授武陽文學。掌故適故人守豫。與一馬乘。以出入已。乃還之。欲使遂受。固不可。未幾謝歸。頎雖以經教授。文亦清綺。不作老生語。在當時甚見推與。性介特。不肯苟容。儼然終日。矜嚴見於色。故尤以操履焉。不徒文也。所持論長於刺非。而卒歸之。正要以經義從。

有適楚及游梁錄又有紀所傳聞書學者多有焉

陶振

陶振者授學楊維禎所洪武初以三經義舉言詩則憲書則沉春秋則安國故諸生樂其近皆名陶生學爲掌故吳江久之坐法傳詣鍾官奏賦三篇多俚語俳調得釋復爲掌故安化振才易辭近卑俛爲時格本無足稱而爲經生者本之

盧應坊

盧應坊者襄子也少失父事母以孝聞力學甚苦以易簡於鄉與國之俊士習業其所爲未嘗不由禮言恂恂不出口退讓如將不勝而操諒履貞見不善義形於色鄉人子矯妄爲名造作語言而行汚市人嘗深嫉之所著書皆以勸喻德義不爲諛言

贊曰儒之爲益於世豈空言無施之謂耶自昔王者無不詳延相與博議於劬攘未集之

日首風示天下知所遵尚故太史公所稱功
令務以教化成俗蓋謂王者之首務三代以
下未之有易焉者然詩書禮樂之澤荐更壞
亂及整齊於散泆之餘師異教人異說益遠
益疎故分裂爲諸家人自爲疏固訓微箋解
道爲天下喪也久矣宋人者豈能不藉前聞
獨追古始出漢以來儒者外耶且昔儒其所
爲說皆拾之掌故弟子口相授受及抗燔之
後所記憶十纔一二而已若孔甲矯疵申培

公轅固生韓太傅高堂生田生胡毋生復中
翁之屬皆傳自商瞿子夏子張氏之儒而湮
微燼滅存焉者蓋寡亦各守其師所授尚亦
存孔氏之舊乎而宋人必盡以爲駁而不純
簡斥竄削屏絕之甚於坑燔之列然每竊取
其義勦說入之而遂皆謂自己出是何忍焉
矣哉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則雖先
古所傳師氏所守稍不愜已掊擊不暇顧是
猶有可言者卽朱氏爲易義皆顯竊王弼之

餘而云王何罪深桀紂則盜儒者不乃無罪
耶使古之遺幾乎熄矣其曰經解而倍經者
徃徃著於篇僻陋污滯何以服徃賢之心且
使後來者杜口不敢談則其狠愎自用不肯
虛受千載為恨可勝言也晦蝕至於元不復
以經藝為事惟許衡氏吳澄氏稍潛心大義
有所考質惜其論說亦多守所聞不敢顯有
同異若吳氏之於禮及他儒於詩書易各有
傳焉亦未嘗盡廢古也特未自名其說信從

者鮮故大吳雖以文學稱而經術未得其傳
明興風示海內以專經業儒始有所統一然未
嘗令之必盡以宋儒為至永樂間諸臣籍奏
乃有所專而學者皆嗜於數學且不敦而徒
標取近義。彙括傳註口耳末學聲音佔俾猶
之未暇。而况能淹該徹解心通誦貫徧識多
聞於服鄭馬戴稍窺 門戶一染指於鼎知
其旨哉甚非

上所以重經術明教化之意也然頗載前數君

子者亦其志行篤謹持已公亮仕不希寵隱
不違俗皆近儒行與彼溺於文辭輕薄無檢
者異科故特列之云

文學

王彛

王彛常宗先蜀人父教授崑山遂家焉彛羈
而貧好讀書入天台山師事孟長文長文故
事元儒金履祥旣博瞻廣肆於古無不窺其
所爲文雄沉以暇嚴加有典則時楊維禎自

名能文而多怪迂且不道彛心獨輕之數詆
訾其失

國初徵撰元書後母老乞歸與高啓同坐魏觀
事

謝徽

謝徽元懿長洲人在元以言詩被選洪武初
召上預修元史授編修兼令教胄子遷郎中
吏部辭歸已而再徵爲大胥屬徽學長於訓
誥而淹誦多於他學者以博聞稱文辭頗暢

朗與高季迪齊名第恭亦能詩皆有集傳

王行

王行止仲家本微父為人行貨於都市以仲操挈從時藥或詳貴仲能別其上下品輕重之主姬欲聞諸小史稗官仲輒誦數家時時為陳說主異焉與書一秩洽日已誦得遂俾之學迺無不通其家所藏書且多盡發篋陳之既已習即辭去游諸生間為言濟南生詩伏生書孔安國禮灑灑不窮皆大異之然視

其居徒壁立故未嘗有書也問其所授則從藥肆翁為文宕逸而譎氣陵一時在張士誠所以止仲故賤下客畜之不甚奇也洪武初辟本郡文學諸生心易之雜叩以經義應如嚮且各有意更進與論難皆自以非所及始大服守魏觀王觀前後薦上不報將入都或止之仲自負奇材欲有所見不顧往客藍玉玉武人不喜儒仲以巾鞞謁立談大愛之引與謀議未久玉以事忤誅與其客皆死焉王

生有縱橫才當群雄間嘅欲立功名既無所就卒乃死黨人幾若崩通雖其言不外聞然王之威強震主性又暴戾豈足與者無生平舊而一旦遂爲石交生既無以勸之抑損而又甚之坐取夷滅非不幸也

申屠衡

申屠衡者長洲人言春秋於楊粵間與楊維禎游推其博瞻嘗客潘元明所客賦詩衡每困及命筆爲文則疊疊有思致洪武初徵使

草檄喻蜀大稱

旨授修撰亡何病免疑不肯仕調徙濠又有陶琛彥珩攻文有志行篆籀久微絕琛考質精稱得古法與傳著皆以游士徊翔兵間雖不暇納亦禮重之洪武初並召爲文學掌故琛子伯承以書學世其家

錢逵

錢逵伯行自其父良佐以文學名書跡亦適勁傳於今元文宗時召對命爲農桑書又命

書古賢大夫事放歸復有薦者授吳縣文學掾蒲一考罷去遠攻文甚苦方其命思循壁行且哦時觸而踣或默坐沉想客入不起年四十餘猶無意出也屬至正間分行省於蘇始就辟尋又遷淮南修法令舉文書能無失秩洪武初徵詣太常議時方制作禮樂爲百世憲諸文學多膠所聞議不合者皆放歸後復以事被逮坐之遼雖以儒吏然終嫌前元官其學長於稽古而於六書尤所擅人謂過

其父若子山伯璣等雅推重之有所爲書曰

櫓巢

金文徵

金文徵德孺洪武初爲文學掌故已乃舉進士同知鄜州時用法嚴徵所守與蜀連蜀尙未通稱被邊地坐法免又起爲國子與從兄玟皆以文辭相命詩雖不多亦清綺

顧仲英

顧仲英者崑山人少爲輕俠通賓客豪於郡

邑三十始折節讀書家故饒財益購古圖籍
彝器既吳人嗜好多以贖往英自謂能辨瑜
瑕風起然不能不寄耳目談者鑒益精則益
工爲僞習遂堅不可破流至今英築館茜涇
西日夜與客取酒其所交若張翥楊維禎柯
九思李孝先張雨于彥成琦璞咸擅一時名
囿沼臺觀藻以丹綠供張華侈聲樂盡妙選
長袂利屣招搖若狂詩歌間作才藝相若人
皆慕之嘗辟召不就張士誠欲舉吏輒避去

既而用子恩爲尉爵錢唐縣男晚喪母甚哀
毀墓佛遂髡焉蓋見時變恐不免故將易服
而逃然洪武初誅鋤豪傑英既不蚤識去就
加有輕薄名與倪元鎮皆以大家爲張氏客
故竟見法

贊曰吳稱古奧區才所產不乏然至於元之
末造方事戎馬於時以力舉梁倚者爲賢黠
滑成姦利至饒贏者爲貴又烏事文學哉而
諸君崎嶇奔走傲睨群雄間艱難其身而儻

芻其志相與歌笑如平時若無足顧者而彼亦謂無心焉非有能爲蜚蠱者遂示優容故皆得全及天下旣一方網羅逸遺悉致於用而猶敢偃蹇次且雖起就徵遽自引退旣疑構隙開嫌間猜怒相因而發其將免乎哉若常宗仲權旣束帛及門禮命方爾而自負天施罪何所遁止仲反及慮不可知伯英昔仕終卒以罹德儒循循而見謂不攜若仲英則由承籍之厚虛名薄技非敢玩法犯姦成富也又非敢立然諾睚眦若嚮時橫州里也而竟坐之惜矣

續吳先賢讚卷之八

續吳先賢讚卷之九

沛國劉鳳子威撰

文學

郭翼

郭翼羲仲崑山人少嘗學問與衛培游亦通經義言王氏易摛辭必範之古有奇氣楊廉夫極重之謂可幾太史左氏詩亦質有骨體與顧瑛孝彥伯磯等相和皆服其氣調見群雄方逐鹿東南欲一有所用之嘗獻策張氏

云明公仗馬箠下婁地及越數十城望風請服者人皆苦元政守吏貪殘自恣不恤其下非能極慮安危者也故民離散而莫與之守今誠能反其政休勞之率以乘時進取則霸業可成若遽自宴安湛於逸樂不惟精銳坐消且四方豪傑並起相攻壤進地益雖欲閉境自守勢將日蹙且吳又所必爭也其能保乎哉言頗切忤士誠幾欲殺之其妻勸之云郭生策未爲非縱不能用當善接之使無望

我翼遂得逸去洪武間徵授掌故自以遭時不能建立功業怏怏卒獨所爲書有傳者時又有馬譽元亂僻居海濱營田穀自晦苑囿雜畜衆禽爲娛樂州郡豪傑多造之常引避不見時尤重之

袁華

袁華子英少好讀書與諸生學誦卽他授皆能誦諸生乃不能憶時時叩之尤工爲詩楊廉夫爲樂府有所風刺前代別爲格惟引華

與同顧英家多名畫及法書日與共閱題目
之賞好風流一時爲靡旣元政益衰朝不逮
夕而華輩誇浮猶宴然如燕雀不知堂皇燔
烈際

國家平亂辟郡文學又以子爲吏被罪株連逮
而顧英客若易恒亦以游談能誦古文重後
與俱徵詣鍾官

偶桓

偶桓武孟太倉人初以年少俠游客諸公所

倪瓚愛之勸令學遂日誦數千言試令爲詩
語警絕若素工聲律者因爲延譽嘗所往來
名一日起洪武中大搜故爲游者至則命爲
吏武恐及輒盡力所守主自從事閩之崇安
更桂林又徙荆衡所著有江雨軒諸集又有
鄒奕者美姿容善談笑元官也洪武初徵起
復命守贑州坐法傳詣刺姦徙置安肅二十
年蹇義言其才用徵還奕所爲文與武相若
張適

張適父仕於元適少悟絕爲詩立成母賤其嫡姬之名曰狗子爲諸公嬖愛憐其慧比相如也。值亂流離道路洪武初以秀才舉爲郎工部病免復以明經被選擇爲吏桂林周旋湏池主估僧鰕鮑稅金錢二十之一衣食其間或不給竟抱案死爲詩若文與高啓楊基齊名而辛楚寒薄困阨之意溢於辭嘗論滇所創開云自楚莊躋畧定之遂留自王也至漢建元間王恢唐蒙司馬相如王然于等所

招徠降下之者種以十數置益州郡而云自靡莫之屬滇爲大今之縣爲昆明者也北至牂榆古曰雋州及所謂檉棟者今之大理也臨安者本句町王地所謂邛人棘人也漢爲牂牁郡而蒙化者漢之永昌曲靖者舊爲東西爨者也自雋以東北則徙音斯爲漢嘉而笮在雅州則皆蜀之徼也且漢初畧夜郎置犍爲郡卽今之戎州乃發卒治道自爨道指牂牁此又漢疆理之次也又云自滇以西求身

系身先聖言卷九
毒國徃徃閉昆明則嵩之南昆縣也此又自
滇畧通徼外之跡也且滇在禹貢爲梁州界
井鬼所屬分則固非九州之外窮荒矣地又
沃穰千里名爲富饒水土之美生物之盛十
伯他所雖絕遠其爲要劇可知矣今道所從
入貴州古之鬼方也道隘且惡假令一夫昌
狂則懸車束馬之塗不知所出矣且以今兵
威因秦時頽畧通五尺道黔中者大索之諸
夷間廣爲岐涂何不可哉夫制禦者先之形

便則成無不迄久安者據其要領則無偏廢
不舉之患所謂搯吭撫背建幹之勢在我則
雖有邪謀變計何能爲乎且與其緣險塞徑
懸度臨不測道一孔之所出孰與交衢四注
分裂其支郡而關梁出入動悉由我有事若
從天而下豈足道哉又按漢所謂關沫若梁
孫水者若水出蜀旄牛徼外南道越嵩邛都
以至犍爲朱提入於江所謂朱提銀者也是
水之所出自其界也而犍爲故役屬西南夷

續吳先賢詩 卷九
又豈假他道哉此其言之可推行者故刪取其要歸之正而載之他所著有江館湖濱昆明諸集有傳者孫祝起家進士爲尉士上言幾事被斥已而遷守保定

張仲簡

張仲簡在元師事張伯雨爲黃冠張氏之亂反服養母頗閑詩賦書法亦婉媚饒介爲游閒公子嘗延諸客授簡使賦季迪孟載方締思簡已就篇衆推第一介贈黃金一餅王偉

嘗序其詩

葉顥

葉顥者洞庭人自其父從游說之士多交海內豪傑然嚮文學故時者方幸無事相與恬筆和墨坐而吟顥知亂且起慨然有安時意論議事形盡得其槩掌故博士李祈宇文公諒之屬皆父客器重顥知其志相謂當不碌碌至元間選於鄉署吏不樂罷去北之燕中欲以策干用事者值勢已傾流落濠亳間久

之無所歸及耿長興炳文聞其名召之欲薦
上自謂方事之殷不能有所佐助今已定何
復爲吾且放意自娛耳寧能爲吏守文法取
戮辱耶竟死長興所同時有許燁亦以處士
名能文

國初應

詔至陳詩三章請緩刑寬賦蒙

賜以布衣遣歸故山中有許處士亭存焉

周砥

周砥履道少齷齪自好博學工文詞薄游無
所詣故與義興馬治善治曰周生久宦游無
成而來過我於是砥往舍金谿山中孝常日
往見之周生多謝病不見諸富人以孝常貴
之也相謂曰馬君有重客時獨造爲具召之
并召孝常孝常既至候周生日過中不往孝
常自往迎迺爲疆往諸客盡傾飲酒半孝常
起爲壽客皆避席周生持酒不肯飲曰吾無
德及諸君而虛飲食我我不及鮑生明矣然

使何以復者我明日辭矣竟夜半去歸吳復
與季迪仲載相和歌書跡尤工亦善圖畫已
而又去之會稽歿於兵其所貽孝常書余見
之魏先生所云砥之謂有好之士未可謂一
節者也夫時之方潰士盡欲效其尺寸思有
所建故伏軾結鞅西馳者咸欲輔旣危之勢
於將顛墜者也伏軾結鞅東馳者皆睥睨群
雄間欲以口舌說而中之以所欲者也砥遑
遑無所之游嘗困而歸矣生以爲其中豈有

所不得已者然哉昔孔子大聖猶七十餘說
而不用况砥之駑鈍謀策無所可采論議不
能出於成功故以爲無關於成敗得失簡而
弃之尙安所望乎哉且今庸庸隨世回面汚
行以諂曲取容乎固非砥之所能也出於萬
分之一苟得當以效其所庶幾者豈患無尺
寸哉則又非可異於行所抵也委而去之自
絕於清水隅曲幽宵稿枯窮餓沒世不見知
而不悔乎則又未嘗有繫拘重捐所不能釋

而忍之斯亦未足爲負氣矜高者勸也嗟乎
馬生視砥何者而可夫以砥不肖之身旣不
能致之名實功利之際又不出於介清僻奇
貞厲之士謂游談無實窮年謁請守事羈困
而已矣嗟乎馬生事未可以一二言也古之
人豈獨賢智可仗哉蔡澤噤吟奪鬲於途季
子困於易水之上而自信其畫必可顯於當
世亦繆焉而已此其自喻如此然大抵拓弛
無能爲也

朱應辰

朱應辰少爲陳氏禮業舉子。當元季數與計
對。復弃去爲古文辭。亦與楊維禎遊。洪武初
辟爲郡掌故。應辰爲文繁而不猥。詩亦工。爲
長句。篆籀頗類古。洪武初嘗命書符印。有集
傳

贊曰方士擐甲胄爭旦夕之命豈不思投戈
講藝興於文學得休息哉彼其出入訓定勞
於役亦因休暇時有訪延故諸君當劇亂迄

我造邦以樽俎談宴從容雅游故復貴耶及
事已定乃猶以異時者輕重論惟庸庸者得
免非以論議爲尤則才氣有足忌者耶然旣
竭其力覃精綜述有所垂於後與久而不衰
庸詎知湮微殫盡與化消滅若是速歟觀於
羲仲以下諸君咸有所著聲傾一時今求之
其鄉發故篋鮮有存者則士所以窮年卒歲
研探繹思紬列者曷益哉豈嚮時侈盈之以
而能者蓋寡亦旣以漸削平則運與之易今
而作者益衆故無復稱焉文質損益何若後
之視今乎及觀張適周砥所論議裁而著之
篇亦非一時所敢望矣

西

西
卷九

